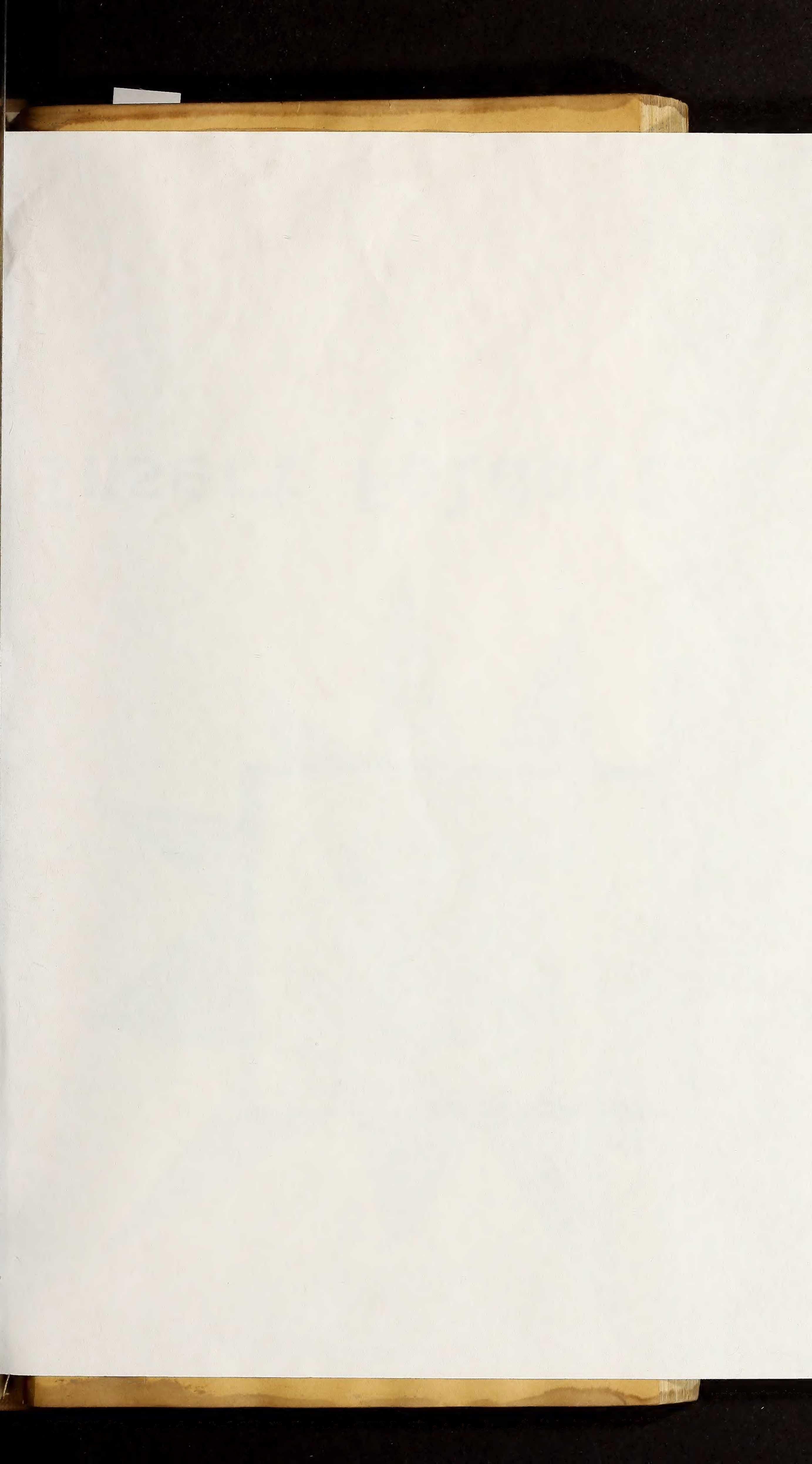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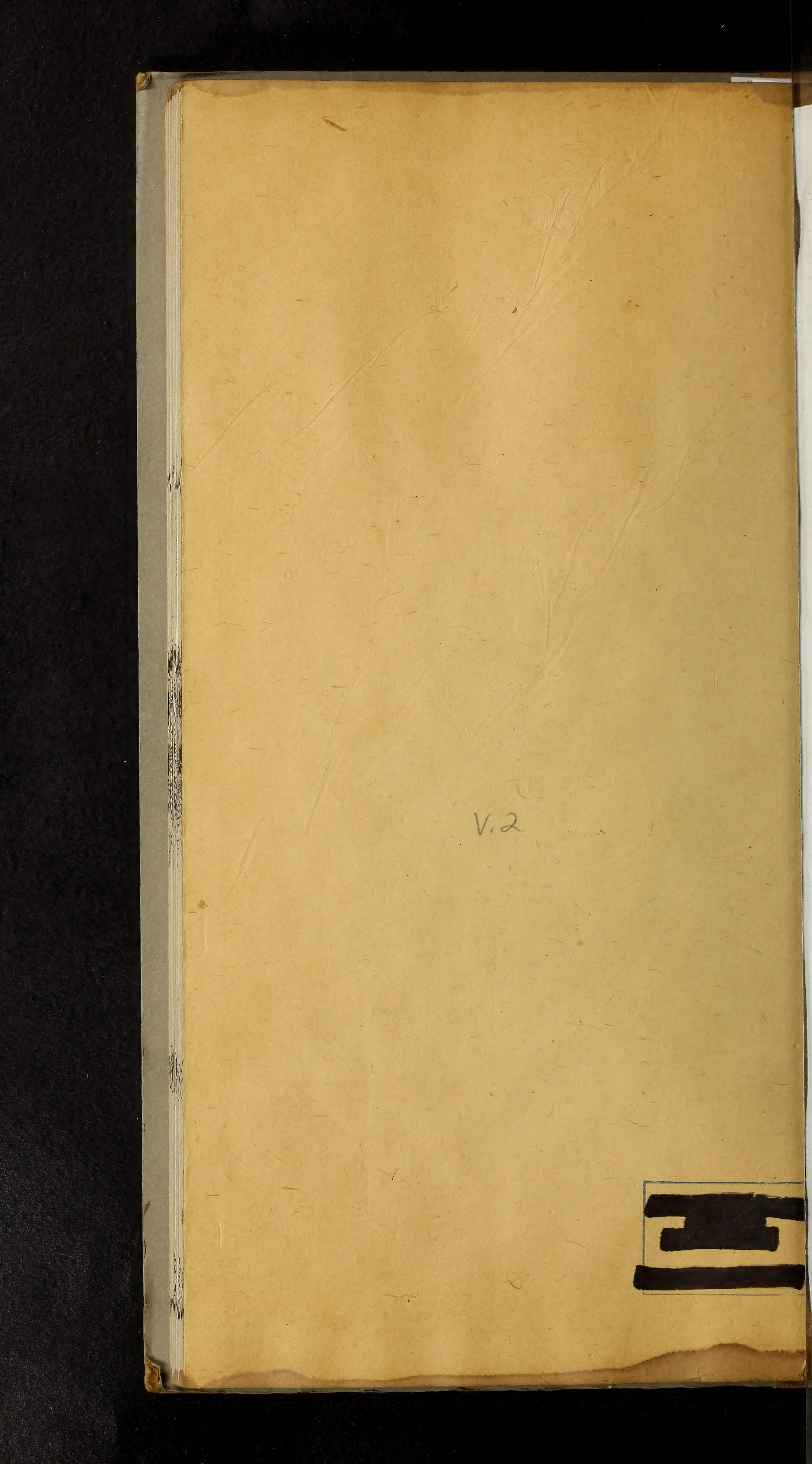





V.2



東征集卷三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復制軍論築城書

築城鑿濠臺中第一急務當星速舉行者也承諭但住官兵不用議及民居乃因時制宜節用愛人至意

宜包民居一句已明

第愚設兵原以衞民而文武衙署倉庫監房俱關重

倉庫關

大似未可但護兵丁而置其餘于度外也盜賊小人

耽耽之覘惟在帑金而同夥囚繫則謀刼監越獄情所必至倉卒之際以官爲主官無恙則法尚存未敢遽掠民居而民亦無驚擾潰散之患此定理也官無大小失一則羣情慌亂而賊志張揚兵威挫衄故謀事必出萬全雖不能多及民居亦當合文武衙署倉庫監房包裹在內乃可戰可守可以言城若謂兵旣減少城大難于照看則內地各府縣戍守之兵或千或百皆有包羅衙署民居之城況兵旣二千亦不爲少有急則住眷良民皆可登陴協守似無照管不周

（係　監房關係　衙署關係三層一氣寫下文氣磅礴　原不憂城大　不憂兵少　亦不憂難于照管）

之弊但土城木城職等再四籌咨未見其可臺地徹底粉沙築之不堅膠之不實欲依憲諭以𥧌濠之土不灰不磚而成五尺厚二丈高之牆萬萬不能牢固即使勉强堆築風雨一至立見崩隤將徒勞而罔功（透闢）此土寨之不可也深山伐木遠運以來所費不貲承諭內外兩重植立以沙土實其中復用磚板蓋頂則必深豎密布所需之木何啻山積雖暫時亦堪守禦而歷久終歸朽蠹蓋木性乍乾乍濕逾年即壞既已（如讀異書）植築爲城半埋沙土驕陽曝則膚理裂開雨露濡則

腐枯立見其勞民傷財不下灰磚而復不能以經久則木寨亦未善也沙灰土三合築牆之寨此則可行灰可載牡蠣之殼築窰自燒而沙土亦須運載蓋必（所以要因）粗沙如豆米顆粒及山間實土方可和灰非此處細（地制宜）粉沙泥可用則工本浩大與砌磚爲城相去無幾職（到底不肯苟且）等愚見以爲不爲則已爲則必要于固土木即可權宜錢糧總無出辨似不如明題請

旨就臺地特開捐輸城工事例于萬壽亭寬曠處所用灰砌磚築一不大不小之城將文武衙署倉庫監

房俱包在內深鑿濠塹密布樁簽方為長久至計鳳山諸羅營縣一例倣此行之不知執事以為何如一時之勞萬世之利也職等凡庸識淺以為此事關係臺疆安危即係國家東南沿海治亂似不可苟且塗飾惟執事留意焉

為地方創立萬世之業自不容苟且塗飾說得明白透快具見公忠為　國剸犀斷蛟手段

與制軍再論築城書

（颶開前說）

於萬壽亭曠地築一小城建文武衙署倉庫於中尚是畏難苟安之見因憲札內有兵民雜處難於稽查等語故云然耳夫設兵本以衞民而兵在城內民在城外彼蚩蚩者不知居重馭輕之意（議論在民心托出善于立言）謂出力築城衞兵而置室家婦子於外以當蹂躪夜半賊來呼城門而求救無及矣論理宜包羅民居爲是北從總兵大營後圍起環臺灣縣署而東跨溝爲水門遂包東嶽廟臺灣縣學鳳山公館南包郡庠防廳臺廈道公署

西包天后宮番子樓而北環左營遊擊營署計一週不過十里（不大）惟截出中營萬壽亭春牛埔土墼埕渡頭在外其餘文武衙署學宮城隍倉庫牢獄包括靡遺尚未及興化漳州郡城之大其形勢則北跨高坡臨（形勢亦要緊）海東北當北路要衝東南控扼南中二路南瞰鬼子山土墼埕西俯海岸鯤身安平鹿耳為捍門方得建郡形勝其三面皆無民居止截斷土墼埕一帶須清（通達國體之言）民屋但為地方大利亦不得顧惜小害計算應毀房舍若干將節省營建衙署費用量直周給所損少而

所全多國家大事惟斷乃成幸卽具　題請
旨開輸磚石城工事例諸羅鳳山皆可刻日行之不然終是道旁築舍未見巧婦能為無米之炊權宜而用土木偷安止在目前勞民傷財不能經久若止防衛官兵僅蚩蚩者心寒而齒冷非經國安邊之道也

（筆有千將小儒望而咋舌）

（申說臺郡關係正見所全者多）

統計宇內全局則臺灣為海外彈丸黑子似在無足重輕之數然沃野千里糧糈足食舟楫之利通天下萬一為盜賊所有或荷蘭日本所據則沿海六七省皆不得安枕而臥關係東南半壁治亂非淺尠也鄙

見若斯。惟執事裁之察之。

經理一方却關中原形勢見得海外巖疆不比他處郡邑介在可有可無間筆下斬截當推絶調

與臺灣道府論殺賊書

北路餘孽剽掠鹽水港暨旗六加匈恣其兇頑目無王章可恨極矣已經擒獲楊君林君李明等輩擬于明日會訊分別斬馘茲聞尊議欲按律成招押解省城聽制撫審題正法此常理也但某愚見竊有欲叅（探驪得珠通達国體之言）末議者安靖地方原不必拘牽文法況在軍中無人（不得不殺）人審解之例所謂得情哀矜施之良民則爲德施之叛亂則爲縱而況甫平思亂既赦復叛此曹尚可活哉今解入內地不能不披仇復怨牽累無辜恐民間

人人自危且上下審駁奏報往返動隔經年雖彼時萬刃碎磔民已忘記不知為何人何事矣目前冤憤不伸咨嗟詛詋此聲曷可聞也海外反側地非樹威不足彈壓奸徒無所畏憚將何以為定亂之資詎可以仁慈之治治之吾于就撫者加之恩力擒者棄諸市情法分明任其自擇庶可淨盡根株耳旦日會審將梟示衆定人心而固疆圉有罪其自當之軍中義得專殺無預諸君事也某非立意嗜殺無仁人好生之心正惟好生不得不以殺止殺亂賊不殺害及善

民情實是如此

着眼在此所以不

為婦人之仁

有擔當

亦是正理

良刑法將安所用而亂賊尚不可殺則又何賊不可爲將刑法亦不勝其用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同舟共濟勿吝相商茱白

（透亥明白令人無可置喙）

迅雷嚴霜筆筆斬截却有和風慶雲之氣行乎其中以所言皆大公至正定亂保邦之要道非一味肅殺者比也然小儒望之已舌撟不能收矣



答道府論陳福壽入山書

承惠教以杜君英實爲戎首此時尚匿山中傾側靡常不宜輕遣陳福壽往與相見福壽罪大惡極爲國家不赦之人已經奏報就撫萬一復偕君英逃去則身名隨之具見足下愛我之深甚爲感謝但其亦嘗思之福壽不往君英不來一片疑團待此以決我（以至誠待賊只見長者）輩至誠待人奈何使人疑之料福壽已無去志即使（料得定）君英搖脣鼓舌無改於窮蹙顛連之狀安能使福壽舍安而就危舍生而就死此必不得之數也況君英

欲出自是實情（如見肺肝）彼當倡亂之初聲勢猖獗更甚于朱一貴比及陷郡欲與一貴爭王迨後吞併相攻敗走虎尾溪其衆尚四五萬　王師入郡三日彼尚有八千人屯踞猫兒干今亡命至此晝伏夜奔八千子弟（如此時勢斷無能爲是以雞豚視之）俱歸何處即縱陳福壽與俱入山無衣無食能再集八千人否即使招至數萬亦不過如曩時君英終有今日則亦何益之有（說到此處雖强之不作賊矣）君英此時如夢初醒斷斷不復出此也彼在山中奮飛無路聞江國論陳福壽等美衣豐食優游自在早已心動欲出但恐爲人所欺竿

首市曹不過欲見福壽一問誠否實非敢有他念是以福壽雖病某亦令載牛車强遣之去又未嘗不爲過慮密諭施恩陳祥當機相度或有他變則揮刀先斬福壽徐割其首級以報亦可以伸　朝廷之法然竊料君英必無異志明日午後當來請移大駕到此間會同質訊可也

窮寇乞命自無他虞雖道理時勢具在眼前却無人敢如此決斷以陳福壽關繫匪輕萬一有失身名隨之敢或爲姑試哉福壽一往君英便來果然

不出所料固由其識之明見之定亦公忠爲
國之心不可及也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

十月旣望接到憲檄內開臺疆經理事宜八條翼日又奉諭札再加四條具見未雨綢繆爲臺地蒼生謀善後之策職等自當遵命次第舉行亦有愚昧無知胸中未能悉達不得不略屬僚奉上之文而講師生質疑問難之誼（婉摯）伏惟憲臺少加垂察臺灣海外天險治亂安危關係（統論全臺形勢關係不輕） 國家東南甚鉅其地高山百重平原萬頃舟楫往來四通八達外則日本、琉球、呂宋、噶囉吧、暹羅、安南、西洋、荷蘭諸番一葦可杭內則福建、

廣東浙江江南山東遼陽不啻同室而居比鄰而處門户相通曾無藩籬之限非若尋常島嶼郡邑介在可有可無間值茲寇亂風災之後民生凋瘵大異本來富庶面目然風俗尚多澆惡奸宄未盡革心網密則傷網疎則犯治安之政宜嚴而不宜寬將安將治之民宜靜而不宜動伏讀憲諭羅漢門黃殿庄朱一貴起事之所應將房屋盡行燒毀人民盡行驅逐不許往來耕種阿猴林山徑四達大木叢茂寬長三四十里抽藤鋸板燒炭砍柴耕種之人甚多亦應盡數

名言篤論安臺秘鑰盡在乎此

撤回篷厰盡行燒毁檳榔林爲杜君英起手之處郎嶠爲極邊藏奸之所房屋人民皆當燒毁驅逐不許再種田園砍柴來往以上四條防患拔根至周至決職等再四思維一人謀逆九族皆誅亂賊所居之地

巽言善入

雖墟其里可也惟是起賊非止數處數處人民不下數百家則亦微有可慮者人情安土重遷既有田疇廬舍室家婦子環聚耕鑿一旦驅逐搬移不能遍給以資生之藉則無屋可住無田可耕失業流離必爲盜賊一一可慮也其地既廣且饒宜田宅可以容民

畜衆而置之空虛無人鎭壓則是棄爲賊巢使奸宄（此更可畏）便于出沒二可慮也前此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而外僞鎭不止千餘今誅之不可勝誅俱仍安居樂業而獨于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衆而流離之隣賊之罪重于作賊（沉痛）三可慮也臺寇雖起山間在郡十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眼前道理）況郎嬌並無起賊雖處極邊廣饒十倍于羅漢現在耕鑿數百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無故欲蕩其居盡絶人跡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巡入百餘里

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衆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淵藪盡致）四可慮也鋸板抽藤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爲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永禁絕則流離失業之衆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悞船工而全臺且有不火食之患五可慮也（如何行得去）疆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臺地宋元以前並無人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風至此始知有此一地未幾而海寇林道乾據之顏思齊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鄭成功

又據之　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連内山山後野番不到之境皆將爲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雖聖人亦）今乃欲令現成村社廢爲坵墟厲禁不能六（不能行）可慮也曩者諸羅令周鍾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爲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有議棄郎嬌之詳今北至淡水雞籠南盡砂馬磯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旋乾轉坤手聖人無以易也）職等愚見以爲人無良匪敎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

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鷄鳴狗吠相聞而徹平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逋逃之藪何必因噎（𣪍切）廢食乃爲全身遠害哉今竊議于羅漢門中埔庄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劄其地郎嬌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控扼極邊一帶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爲餘資雖險遠（此法最善）而弁兵便焉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出沒庄屋久被焚毀附近村社人煙稠密星羅碁布離下淡水營内埔庄汛防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鄉民欲

入深山採取樹木或令家甲隣右互結給與腰牌毋許胥役需索牌費一分一釐聽從其便伏讀憲檄添防之制宜速議定以便　題覆夫今所宜更議者惟羅漢門郎嬌而已矣外此則移八里坌汎千總駐劄後壠為半線淡水適中之地及添設文員諸事尚未舉行其餘俱經遵照憲檄於南路添設下淡水營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新園設岡山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濁水溪埔扼羅漢門諸山出沒竇徑北路添設半線守備一營帶兵五百居諸羅淡水之中上下控扼聯

絡聲援以諸羅山守備駐劄笨港增兵二百名添設下加冬守備一營兵五百郡治添設城守遊擊一營兵八百與鎮標三營相埒再加羅漢門郎嬌各添設汛防兵三百則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較憲檄前指之數止多一百（極是）但此三千六百之兵必須請旨額外添設就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按班來臺如往例三年一換然後內地不至空虛無顧子失母之病（周到）諸羅地方遼濶鞭長不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即今之彰化縣）駐劄半線管轄六七百里鹿子港雖口岸扼要

離半線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設在淡水八里坌兼顧雞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駐劄笨港佳里興巡檢仍還佳里興駐劄帶管目加溜灣移典（一定道理）史歸諸羅縣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邊不如下埤頭孔道衝要然控扼海口打狗眉螺諸港乃匪類出沒要區當仍其舊不可移易添設鳳山縣丞一員駐劄搭樓稽察阿猴林篤佳等處彈壓東南一帶山庄下淡水巡檢一員不許留郡仍令駐劄下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庄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練鄉壯

五百名在外縣丞巡檢各練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隴畝有役則修我戈矛鄉自為守人自為兵（此古民兵之法）此萬全之道也伏讀憲檄營伍操練宜勤虛冒舊弊宜除塘汛分防宜變通三者皆極切當時弊有兵不練與無兵同兵不能識將意將不能識兵情是謂烏合器不與手相習手不與心相應是謂生疎（如讀武侯心書）職每誡諭臺屬標營定以三六九日按期操演三令五申如臨大敵又為之捐造伕房鎗炮火藥以足其用其分防外汛之兵大汛每駐一二百人亦令如期操演查足器

械塘兵專遞公文多人無益每塘止定三名小汛之兵不上數十人分作兩班赴就近大汛操演不許懶惰有操期不至者大汛記名逐月造冊報查又不許無故擅離汛防凡有逃亡事故立卽報移內地調補不許在臺招募一人以滋弊竇違者參革其官務使地皆實兵兵皆可用前此虛冒名糧之弊盡行廓清獨將弁書識一項未能遵諭革絕蓋緣武人不學者多鮮有親操翰墨而兵馬錢糧文移冊籍非可全憑體貼人情口說且自古軍中字識名將不廢若用其人而不給

其糧情理亦未甚協不揣愚憒妄爲酌議臺鎭中營
遊擊及各營守備應各予書識八名外營遊擊各六
名千把總雖係微員亦不可全無一字應予書識各
一名水師副將卜名南北二路參將各予八名總兵
書辦十六名使粗足備具文書不至如從前冒濫將
伙糧盡行禁革可謂節嗇至矣未審憲臺以爲有當
否臺地少馬無以壯（亦不可少）軍容而資衝突今擬鎭標三營
城守一營各設馬兵六十名南路北路二營各設馬
兵八十名共該馬四百匹卽在添設三千六百兵額

之內請
旨配撥先自內地帶馬來臺以後換人不換馬或有倒斃方就臺地孳生買補時或孳生不足亦向內地採買以來則無苦累民番之處伏讀憲檄除奸務盡附和倡亂之徒非脅從可比應將黨惡創懲黥其左面同家屬押逐原籍拘管稽查復承列單開出名數深得火烈民畏鮮死之義臺網久漏吞舟民不知國法爲何物安逸而思爲亂階甫平而又圖復起所以已不止黥面矣九月間舊社鹽水港六加甸等處奸民職等不敢不

便宜行事梟斬四五人杖斃六七人以定民心而固疆圉今尚未及三閱月復有石壁寮羅漢門一二亡（然則點面烏能止亂哉針鋒相對意在言表）命布散流言欲燃死灰聚黨二十八人遂敢竪旗爲孽可笑可憐可憎可恨職等分遣搜捕立獲爲首莿瓜成蘇清高三楊美王敎五人現今整衆搜山八面（暗答除奸務盡）焚烈務必盡絕根株不留種類除莿瓜成一名係朱一貴、僞國公應解憲轅聽候　題達正法其餘蘇清（分別斬馘不但點面）楊美及續獲諸賊職等又將于軍前權行專擅竿首稾街使莠民喪膽東土永寧其潛通奸匪附和接濟

之人照憲檄處分押回原籍惟是黥面雖羞畢竟一
蘖即去似不如馘耳之不可復續較便稽查其五月（與前宜）
間舊賊已散爲民者非奉憲行及他有所犯槩不問（嚴不宜寬宜靜不宜動處處相照）
及所以開更新之路使安靜而不自危也伏讀憲檄
要口設備議建鹿耳門砲城水陸分守竊謂鹿耳砲
城止用修築不必從新建造蓋其港暗礁淺沙渺茫
紆險非有顯然門户可以遵道而行故須設立盪纓（原是天險）
標記指引迷途毫釐偶差立見虀粉雖不砲城固亦
未易入也前此癸亥平臺海潮驟漲巨艦連艅並排

而入今夏大師進剿潮水亦高數尺皆賴
朝廷洪福海若效靈遊魂喪魄夫豈砲城之故哉且
臺賊多自內生鮮由外至（更為顯豁）倘賊來自外則郡治兵將
雲屯百萬蒼黎未易侵擾若賊起自內雖隆砲之城（是反為賊設險）
至于天非徒無益又為漳泉內地之害職等所見不
廣以為因仍補葺厥功已多此刻物力困憊俟他日
另議可耳臺地民番雜處狼子野心頑良參半建築
城池確不可易前請暫開磚石事例執事既以為難
而土城木城又難成而不能經久則亦未如之何耳

茲承憲檄裁竹爲城價廉工省此亦因時制宜不得不然之勢謹即會同勘度環萬壽亭春牛埔將文武衙署兵民房屋沿海行舖俱爲包羅種竹圍一周護以荊棘竹外留夾道寬三四丈削莿桐插地編爲藩籬逢春發生立見蒼茂桐外開鑿濠塹若臺地粉沙無實土淺則登時壅淤深則遇雨崩陷多費無益止可略存其意開濠廣深六七尺種山蘇木濠內枝堅莿密又當一層障蔽沿海竹桐不周之處築灰牆出地五尺高可蔽肩爲雉堞便施鎗砲開東西南北四

門建城樓四座設橋以通來往量築窩鋪十二座以當砲臺如物力不敷城樓未建植木柵為門兩重亦可暫蔽內外茲會委署臺灣縣孫令量明丈數擇日興工每十丈令設竹簽一桿杙于地中高五尺廣三寸編千字文為號即于其字號下寫管工某人姓名照天地青黃次序不許錯雜統計全城共幾號管工幾人先造一冊呈送以便稽查每丈需竹幾株桐幾柯濠幾工每種竹一株需錢幾文插桐十柯需錢幾文開濠一丈需錢幾文舉一丈而全城價直瞭然胸

足蜆經濟一班

中不可欺誑工有勤惰按號稽查竹有榮枯按號栽補可無彼此推卸含混侵漁三年之後叢生茂密雖未及石城堅好然亦已牢不可破矣郡縣既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鴻安宅匪類革心而後可施富教而臺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爲師朔望宣講

聖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户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務也若夫征臺將弁雖効微勞俱是臣子分内當爲之事臺地員

大儒經世之言

安臺藥石

缺無幾安能人人升擢況蒙憲恩格外獎勸躁進爭

條爲諸將擡高身分得體

心未應不肖至此此何足煩憲臺諄諄遠念哉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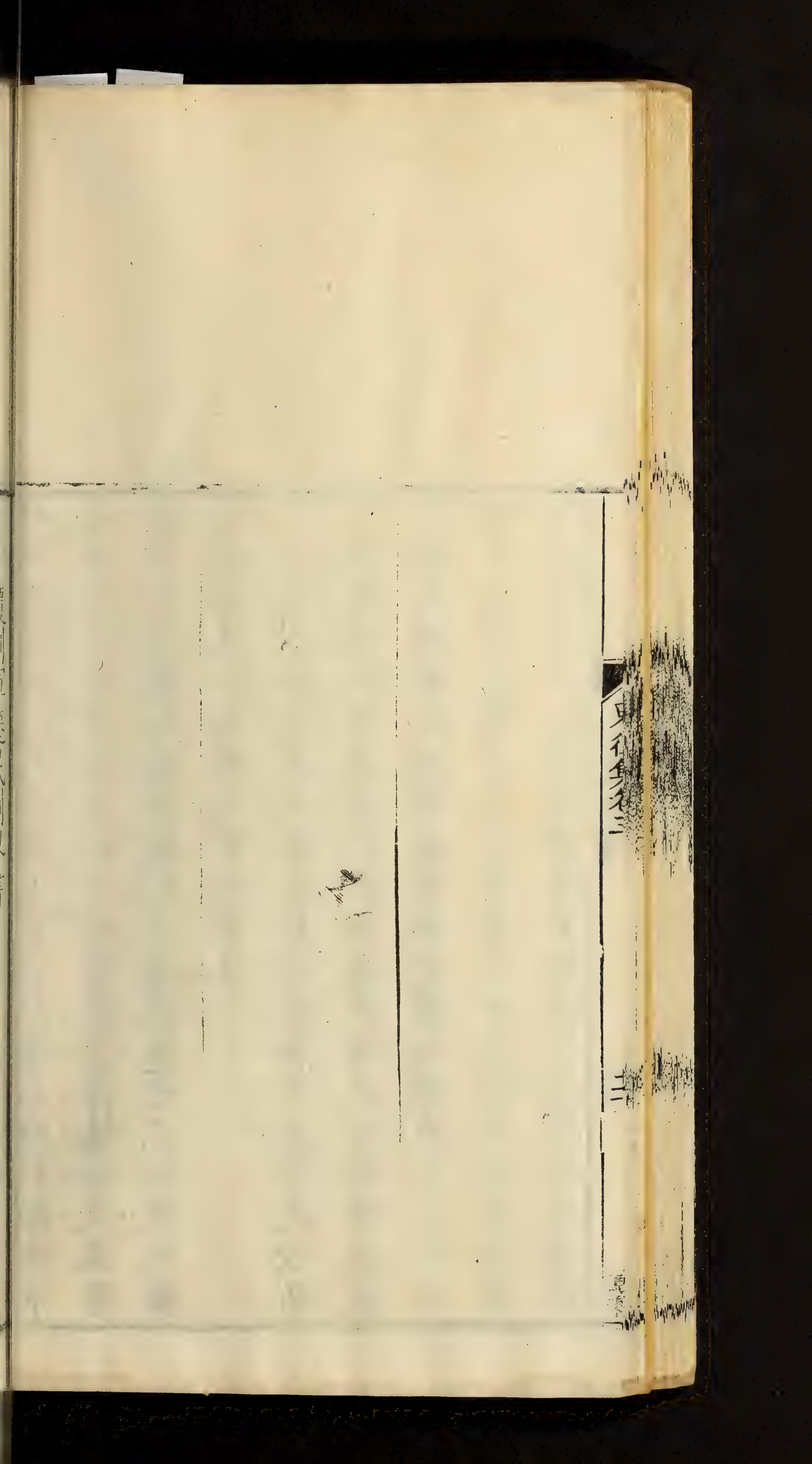
狂言切直總爲地方起見有懷欲達煩冗不文伏惟

憲臺諒其心而恕其罪則幸甚

全臺形勝利病民情事勢朗豁胸中而出之以昌

明斬截之筆遂覺沉痛淋漓不啻迅雷啓蟄此絕

大力量絕大經濟非僅僅安臺手段也



覆制軍遷民劃界書

望後二日連接憲檄臺疆經理事宜已經條分登答備細覆上想此時尚在舟中未達記室茲又承到憲檄臺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盡行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斷不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家俱令遷移他處田地俱置荒蕪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深挖濠塹永為定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如此則奸民無窩頓之處而野番不能出為害矣執事留意海疆可謂諄

諄切摯議論高明爽快直截地方果能如此文武皆可卧治何其幸也惟是臺地自北至南一千五百餘里山中居民及附山十里以內之民家未經查明確實不知其幾萬户田園不知幾萬畝各山隘口不知幾何處應俟委員勘核造冊報聞但天下非常之事必非常人乃能為𠀤等籌度再四未得善處之方理合復請指示免致臨局倉皇惟執事明以教之欲遷數萬户之民居必有可容數萬家築室之處而此數萬家又不能不耕而食必有可容十數萬人耕種之

雖是將順句中有骨

竟似認真奉行妙

婉轉

開口便令技窮

田則度地居民爲此日第一急務矣今全臺山中之（真仔細具商量妙）地既欲盡棄附山平地又棄十里即以三十里而計（精細）已去一千五百餘里之三十里截長補短應得縱橫各四百五十里之地以爲被遷之民之田疇廬舍不知此地從何撥給（語塞了）所當籌度者一也人情安土重遷非盡戀戀故地亦苦田舍經營所費不貲富家棟梁瓦桷可以搬赴新居工匠牆垣亦費其十之六貧家（體貼民情可謂周至）土舍茅簷無可移用一經遷徙則當從新建蓋以亂後殘生露肘跣足饔飱不繼之貧民何以堪此茅綯

土木之繁費嗟嘆之聲既不忍聞勢不得不有以（亦少不得）資之每屋一間給周恤銀五錢計費錢糧五六萬兩不知動支何項（又一難）所當籌度者二也各山隘口未知幾何即以羅漢門一處而論已有三四路可入則此一千五百里之山其隘口不止百計每口伐木挽運百夫亦須三五日計用人夫不下三五萬（最少如此）不知係官自僱募抑或派之于民所當籌度者三也一千五百餘里（平常二）之界牆一千五百餘里之濠塹大工大役海外僅聞（語駭人聽聞）計費錢糧不下十萬兩將給之自官則無可動支之

項將派之於民則怨聲四起必且登時激變（必然）所當籌
度者四也寇亂風災之後民已憔悴不堪百孔千瘡
俱待補救卽使安靜休養時和年豐尚未能遽復元
氣況又有棄去田宅流離轉徙之憂卽使有地築舍
有田開墾而五錢之惠能成屋宇幾何薙草披荊能（從百心窩體貼出來天理人）
望西成幾何況又有無資可藉無地可容之憂民遂（情入至）
肯餐風宿露相率遷移于無何有之鄉大荒廣莫之
野乎民而肯遷豈不甚善假如强項不依嘵嘵有詞（此是兩之事）
將聽其不遷而中止乎抑以兵威脅之乎所當籌度

者五也既已三令五申費盡心力復聽其不遷而中止則憲令不行是教民刁悍而開抗官犯上之風非所以為治也若以兵蹙之使移則民以為將殺已抗拒亦死不抗拒亦死必制梃與官兵為敵至于敢敵亦遂不容不殺矣無故而殲我良民於心有所難安說到此處令人通身汗下殲不盡則禍不已殲之盡則人又不服既上乖朝廷好生之德又下失全臺數百萬之人心所當籌度者六也自古以來有安民無擾民有治民無移民雖以盤庚之聖商民有魚鼈之憂然而遷殷一役吾

敝唇焦至今如聞其咨嗟太息可見安土重遷本非易動況無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輕棄家鄉以餬其口於路乎開疆拓土臣職當然蹙國百里詩人所戒無故而擲千五百里如帶之封疆爲民乎爲國乎爲土番盜賊乎（前面許多旋轉至單刀直入不啻痛哭流涕矣）以爲民則民呼冤以爲國則國已蹙以爲生番殺人則劃去一尺彼將出來一尺界牆可以潛伏可以捍追正好射殺民人以爲欲窮盜賊則千五百里無人之地有山有田天生自然之巢穴此又盜賊逞志之區（亦自笑無謂）不知於數者之外或他有所取乎夫

事必求其有濟謀必出於萬全循斯儆也以行能必其有濟否無濟而不召亂猶之可也殘民而有功於國亦未爲不可也能必其不召亂不殘民而又能有功於國則算出萬全矣不然願執事之熟思之也

直窮到底

言有盡而意無窮

以極有謨畧幹濟定亂之偉人忽然有此怪儆殊不可解豈功成智昏江淹才盡抑欲以試地方文武之本事擔當歟前而許多婉轉竟似認真要奉行一様以後層層剝入步步逼緊直令一齣莫措可謂善于挽回

論臺變武職罪案書

臺灣失事武職七十餘員分爲三案勘覆陣亡殉難及劉得紫等不失臣節諸人可無疑議其餘棄地逃歸在臺從賊一槩輕擬此乃道府文員欲行善事非鄙人所敢掠美也從賊諸員皆以踪跡未明請親覆訊逃歸諸員則以逃之一字軍法所忌槩用退澎二字代之婦人之仁其實可笑　國家刑賞異用所以鼓勵臣節爲斯世存三綱五常使知禮義廉恥之外尚有誅戮可畏耳有春夏而無秋冬則四序不成有

既忌則不應逃何煩爲之隱諱似此

用代字訣非婦人而何

議論

慶賞而無刑威則亂賊接踵故魯人肆眚春秋譏之（正大）惟佛氏慈悲買虎蛇放生而已矣李由陳喜等六弁既經從賊失身辱　國則罪同叛逆之科戀不忍誅奚爲乎（老辣）周應龍玩寇陷臺實爲戎首喪師棄地潛逃泉州張彥賢王鼎等六員坐視其協主許副將之戰死而不救棄城聯艅逃去澎湖與直走泉州之王丑皆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此輩平日享榮華糜祿俸（繪出庸人小照）無事則耀武揚威小警則垂頭喪氣養成叛亂挈家奔逃　朝廷封疆棄若敝屣倘聽優游漏網其如（實在有傷國體豈）

國家體統何況守土之臣文武一例文員無兵不能抵敵道府廳縣梁文煊等一走澎湖尚在封域之内即已駢首市曹周應龍張彥賢等有兵有弁可以殺賊澎湖又屬他境泉州則在千里之外遁逃獨遠反可晏然從寬何其苛於文而厚於武也某武人豈不自愛其等竊恐九原之下梁文煊等有所不服且許副將忠魂亦必怒髮裂眥痛心疾首不肯使奸人獨生何則天下事惟公惟正可以使人心服消宇宙不平之氣此曹可免竿街則梁文煊等皆爲枉死失出

（旁批：可姑息　眼前榜樣　其將何辭以對　如此比照總）

失入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某與道府同舟共濟意在協恭和衷既已曲從所議何必爲此無益之繁詞但恐執事以柔懦暗昧見責謂武人欲效慈悲不知國體則某不任受也應否從寬從嚴執事自有定見不必以某言爲疑其止表白其心迹亦自知嫉惡太嚴有失厚道惟執事恕而赦之

（免不得兩個字）（死罪可寬）（道理不可不明）

同一棄地逃歸在文職則駢首市曹在武弁則市恩姑息且併從賊者亦寬之戉何法紀篇中議論正大可以維持世道人心非刻薄也

論劉得紫書

原任臺鎮中營遊擊劉得紫品行端方性情溫雅本非小就之器今陷賊不屈忠貞之操深可嘉尚全臺士庶既已衆口一詞某又確勘眞實所謂從容就義（推重盡）臨（致）大節而不可奪者殆其人歟其自入臺以來閱人甚多所敬且愛惟此君耳（爲劉君高抬身分）雖盛怒之下見其來則欣然以喜渠雖名節既成不圖仕進某竊願執事特疏褒旌以爲千秋志士之勸更冀題補闕缺快此邦士（老氣）民耳目且使地方收得人之效一舉而數善備也在

某非有所私實爲世道人心起見見奸回不忠則欲殺欲割見忠臣義士則欲泣欲歌賤性固然惟執事勿吝成人之美綱常名教耑有賴焉某白

（一腔血性只在扶植綱常）（主意）

忠臣義士不啻威鳳祥麟自非有胸無心安能淡漠置之寥寥數語一片熱腸使海外蠻方知有綱常名教此功更爲不小

東征集卷四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論臺鎮不可移澎書

臘月望後三日。連接憲翰五函。及馬守備、安遊擊、口述鈞諭。俱令某暫駐臺灣。不可遽爾班師。竊惟此時臺中大定。署鎮黃總兵足資彈壓。以某越俎久淹。自顧亦覺無謂。況廷議已令臺鎮移澎。易來副將。是一

總兵處此尚嫌其多而某又爲蛇足獨留不去竟似（欲言移澎之非不是謙抑之詞）貪戀雞肋殊堪羞慚裁營減兵之說臺人聞知頗有嚚嚚偶語者某告以部議未足爲定必待督撫提臣遵依具奏方可施行茲承憲檄減兵及裁回將弁名數某尚秘不宣露望早晚或有變更若果臺鎮移澎（事急矣不得不言）則海疆危若累卵憲臺亦欲確遵部議耶部臣不識（先推部議）海外地理情形憑臆妄斷看得澎湖太重意以前此（根由確是此意）癸亥平臺止在澎湖戰勝便爾歸降今夏澎湖未失故臺郡七日可復是以澎湖一區爲可控制全臺乃

有此議不知臺之視澎猶太倉外一粒耳澎湖不過（此段言澎不足恃）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長樹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資捍禦形勝不足爲依據一草一木皆需臺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則不待戰自斃矣（此言臺之險要）臺灣沃野千里山海形勢皆非尋常其地大于福建一省論理尚當添兵易總兵而設提督五營方足彈壓乃兵不增（詫異）而反減又欲調離其帥于二三百里之海中而以副將處之乎（此言易將之弊權不歸一必至悞事）臺灣總兵果易以副將則水陸相去咫尺兩副將豈能相下南北二路參將止去副將一階豈

能俯聽調遣各人自大不相統屬萬一有事呼應莫靈貽悞封疆誰任其咎以郭子儀九節度之師而不（絕好証佐）立元帥統攝尚且師徒潰散况今日耶澎湖至臺雖不過二三百里順風揚帆一日可到若天時不清颶颶連綿浹旬累月莫能飛渡臺中百凡機宜鞭長不及以澎湖總兵控制臺灣猶執牛尾一毛欲制全牛（極言澎湖不能控制臺灣幾于一字一淚）雖有孟賁烏獲之力總無所用今在廷臣工莫有敢出一言爲

皇上東南半壁封疆之計何異欲棄臺灣于臺灣一

去則泉漳先爲糜爛而閩浙江廣四省俱各寢食不寧山左遼陽皆有邊患某庸愚無識以爲此土萬萬（已上利害已明）不可委去特恨位卑人微處不可言之地想憲臺與（此處重加慨嘆所以聳動諸公）中丞呂公提軍姚公必有一番議論爲社稷蒼生回天指日或會疏入　告或密摺婉商造萬世無疆之福非某所敢饒舌也若遵部議而行必悞封疆彼時九卿豈肯平分其咎（刺入督撫心窩）某杞人妄憂中心如焚非特爲桑梓身家之慮惟望恕其狂瞽且賜明示解惑焉

危言切論幾同賈生痛哭緣地方安危所係不激

烈不能動聽一片公忠爲　國苦心令讀者亦爲
着忙幸提軍據以入　告遂得轉圜如舊全臺治
安斯文之力也

覆將弁矜功觖望書

伏承憲檄以提標前營遊擊林秀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及千總胡廣等三人並怙功自矜心懷觖望每有不平之色時出怨誹之言令某當衆嚴加申飭此自憲臺教誨盛心激勵裁抑以玉於成遵即傳集將弁宣布飭檄俾皆退然自歛無再伐善施勞致干咎戾惟是三人情性不同謙肆各别有宜畧加優容不必一槩督責者（不必亢爲隱諱而功能自異）林秀觖望所不能免但彼在軍頗爲出力即如大穆降追賊將弁有未勇往者秀遽以軍

令驅之且申文請斬遊擊齊元輔以肅軍紀則其目（此種氣魄自然不能）中不有同列也久矣（久居人下）後見南北二路叅將員缺俱昇他人不能無怨命不平之氣然此（可原）國家驍將也其（可愛）舉動雖不循規矩而膽畧可嘉有事疆埸不惜軀命似當于驪黃牝牡之外別立一格待之如馭惡馬不（方得馭將之法）可使之踶齧又當勿吝每食盡穀一石以稱其量此日誠諭裁抑使彼降心下氣如背負芒（此有最不可少）倘遇副叅員缺不妨破格題遷俾喜過望恩威並濟未有不愧感交集者也林亮平臺先登論功第一固人人而知之

不待其自矜表白但其所敬亮者尤在保守澎湖爲
獨取大節
功之大當朱一貴作亂之初臺灣報陷澎協將弁議
棄澎湖各遣家屬登舟亮以一末弁排衆議仗劍奮
呼遂固疆圉不特義勇冠三軍其于臣節亦皎然星
無矜功
日矣鹿耳先登安平先登西港先登未嘗自鳴得意
不貪小
至于入府之日諸將或貪小利封人舖屋獨亮部伍
利想見節制之師
肅然不動民間一草一木今臺平已經逾載諸將紛
不但不爲怨誹而且
紛遷轉副叅遊都纍纍若若獨亮依然守備在厰督
盡心公事
修戰船盡心竭力如治家私無一毫怨誹不平之氣

庶幾當于古賢將中求之區區遊擊一官尚兩載不可得所當亟懇憲臺計功錄用以服軍前將士之心（見得不是私情）者也胡廣雖千總末弁然鹿耳門奮勇奪險實從林亮先登乘勝攻克安平大戰鯤身收復府治勞績顯著加以人材魁偉氣度亦異僅處偏裨之任尚未足稱其才况令久屈末弁至今弗獲寸進不平怨誹亦（王道）屬常情（本乎人情君子反求諸己雖爲屬弁求官却是大公至正）惟在憲臺急加擢用將感激圖報之弗遑而亦何觖望之有總之三人雖有純疵之分俱皆國家良將林亮林秀英勇無敵胡廣技能亦屬出衆

而亮更有巧思製造魯公車子母儆不推自行戰船〔此才更屬何〕精妙〔愛〕弗可思議又加之以賢德洵卓卓不可及也三人所就俱不可量風聞之語亦難盡信惟執事稍加優容焉

功成已久將士遷擢紛紛獨首功之人爵賞不及尚欲以觖望責之亦大難乎為情矣然在庸手不過代請寬容為將弁申辯並無怨誹而已此偏說他不宜久屈怨誹的是一則曰破格題遷一則曰計功錄用一則曰急加擢用可見君子必反求諸

已不可一味責人直是掀揭大手段諸將弁有不
感激流涕願爲之死者乎筆下淸剛老辣亦有萬
夫不當之勇

論舊兵停餉撤回內地書

舊兵收回効力已經半載有餘搜捕操防並無失伍（開口便有不可去之意）忽承憲檄以二千餘名糜餉不貲且其昔日在臺皆失封疆之士不能効死覥爲賊民宜一切革去名糧逐回內地見今冬餉即爲停止某竊思之此輩從前（既已寬之則不必復責之）失地損威辱　國罪不勝誅業蒙憲恩寬大檄令于王師進討之時奔投大軍歸正効力是以前後收伍有此二千餘人自閏六月領給糧餉至今隨征南北入山搜捕奮勇前驅已忘其爲前此失守之士矣今

追論前過在彼自無可辭但以從前憲檄為欺（不可謂非欺）已于心亦微不服賊醜跳梁全臺俱陷文武員弁紛紛竄逸遊擊周應龍張彥賢等四五十員或逃或匿從賊失節俱皆靦然軍前効力未聞市曹之上正法一人（可謂放飯）獨責舊兵以不能効死（流歠而問無齒決）恐彼將嘵嘵有詞也昔日勿（當）為收伍彼自垂頭去矣（自歸咎）收伍之後依然官兵月給餉糧養家贍口今一旦盡為革除（實在可畏）失其生計仰事俯育將何所資怨望積于中飢寒迫于外欲保其不為盜賊蓋戞戞乎難之頃奉部檄總兵官移駐澎湖裁去

臺灣水陸兩中營減兵二千士庶嚚嚚懼亂復作一二無賴布散流言正在安戢釋疑焦心勞思之不暇豈容復益以二千餘名之舊兵革糧怨憤攘臂一呼無賴子弟皆起而爲盜賊非綏靖邊疆之道也某幸荷知已言聽計從事關　國家不敢因循名變謹封還憲檄乞執事再爲熟思可否念其還伍已久効力半載仍聽在營操防出自格外弘恩倘萬不得已欲去其籍亦須姑遲一兩月檄令内地各營班兵來臺換回彼在此間則有二千餘人及其換回内地分散

此是必然之勢

是大言恐嚇

可謂公忠大臣

八府一州每營不過二三十人然後徐飛一紙裁革名糧此在執事掌握中耳何必張皇急遽驚動海疆之聽聞乎勿謂蚩蚩其勢可畏束縛窮蹙禍起目前不知執事以爲何如也

（如此便毫不費力乃知能手）（做事自不同也）

僨軍失地殘卒原可不必收回既已檄招還伍効力半載又豈可一旦盡革海外反側地方人心驚惶之際無故激出二千餘人怨憤生事殆哉岌乎封還憲檄是公忠爲　國手段末後又未嘗不爲善處宜其捷于轉圜也

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

伏承憲檄以征臺壯丁千餘人不在經制兵額之[illegible]月靡糧餉無處開銷今地方事定可卽停止月糧諭令回籍務農無許留滯臺灣或致生事竊思其曹召募之初原許給與名糧造入兵籍俾出死力以建功（尋出底案便難開口）名上功題薦特用中功輪補把總餘皆編爲經制如（藉其之以成功）側扳擢隊目是以壯丁感激奮勇前驅凡有戰陣所向無敵今地方事定正論功行賞之秋酌酒相慶顒望功加部劄者不知凡幾一旦停止月糧令回農畝

將無視爲空中霹靂可驚可愕之事乎滿腔熱血所望功名捐軀命冒鋒鏑膏塗原野而弗顧豈其志哉傷心之語令人不忍再讀一兵奈何併一兵而革之怨憤之氣上干天和嗟嘆之聲心傷行路如之何其可也小人無知嘵嘵有詞謂事急欺我以出征事平柬我于高閣昔許我官今此是實話却已刺骨吝我糧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鳥盡弓藏復見今日某雖有蘇張之舌亦無詞以對惟有啞然憮然實不知將何以對之君子不可失言于民況煌煌憲諭墨瀋未乾豈可遽自食言受卜輩亦非所以自爲以口實灰軍前將士之心塞將來得人死力之路耗

謂執事當必不然耳海外反側之地人眾至千[illegible]
不爲隄防使千百人俛首遵命覓舟配載亦已駭人
耳目萬一掉臂弗顧鼓譟中止嚚以兵[illegible]
此曹昔在[illegible]原皆亡命之徒所以招[illegible]
潛消伏莽[illegible]僅欲得其死力出而[illegible]
人當百倘令波變皆爲勁敵豈能以一[illegible]
某謂此千[illegible]人萬不可棄棄此强兵[illegible]可惜[illegible]
失信之名自處艱難之地似不如留[illegible]伍汰[illegible]
各營老弱以補[illegible]　國家儲有用之[illegible]

此得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舉數美望執事勿吝轉圜爲[illegible][illegible]

急迫暫[illegible]酌[illegible]奪惟收回原檄俯賜中止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事急則藉[illegible]死力事[illegible]則束之高閣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君子[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羞激變吏可羞即[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能變而鳥盡弓藏[illegible][illegible]何可聞也篇中[illegible][illegible]

恭足令當[illegible]者通身汗下補益多多

請班師書

臺灣已經大定軍士久役思歸班師之期再不容緩（班師之意兩言而決耳）臘月十四日守備葉應龍到臺詢知粵省姚提軍改調廈門不勝手額既有金門黃總兵署理臺鎮足資彈壓新提軍又慶得人東南鞏於磐石矣此時山際廓清南路阿猴林北路大武壠中路羅漢門等處所有窟窠俱已搜尋焚山烈澤寮棚燬盡匪類逃散湮滅無踪雖王忠劉富生二人未獲亦已狼狽顛連無（進言本旨）地逃生旦暮就縛此後或有妄報訛言執事亦不必

聽之矣此間莠民固多而捕風生事獻諛要功之輩更復不少一紙入報雷厲霆飛非賊而加以賊名（可謂不識忌諱）無故移人之村落驚疑四起家家自危此召亂之道也某在此間尚不自量恃蒙執事之愛每封還憲檄爲（可爲大臣）民請命皆荷仁恩寛大終賜曲從是以地方諸凡相安不覺若某行後誰復肯專擅任過以攖大憲之逆鱗依文行文或至擾動不可收拾（確不可緩）敢期執事將前後密差在臺採訪弁員悉爲撤回一切地方事宜惟臺道府縣是問（正理）彼職司民社擔負在肩治亂安危事關

切已未必皆視隔膜不如差弁之盡心且平日讀書明理閱歷世務未必俱皆暗昧不如差弁之聰明某不學無術竊謂鷹犬止可以獵狐兎（金石之言）不宜他有所用勿論此輩把持不定利欲薰心所言未必皆實卽使矢念不欺難保其（此理甚明）不爲人欺惟執事加之意焉新提軍歲內可至某當躬趨赴厦交代兵符不便久留臺中致滋物議請飭在厦艄艫星速來臺配載班師曷勝望切

採訪以防壅蔽然亦多至悞事以可信任者少也

安得地方官皆能封還憲檄爲民請命哉議論淋漓沉痛迫切可令輕聽者通身汗下

覆軍前將弁可當大任書

曩承密札從征將弁可當提鎮之任者令具甄別高下臚列薦知不勝惶悚夫人非久于相聚安敢遽定（道理實是如此非謙詞也）其生平況功名有數原不必盡皆稱量朝編卒伍暮擁節旄李廣難封馮唐易老誰雌誰雄亦似難以一言斷也（亦有不可盡知者）況某淺陋粗疎素未有知人之明偏見測度恐未必中但以憲諭諄諄不得不據臆妄談惟執事權衡斟酌焉水師提標前營遊擊林秀南澳鎮左營守備呂瑞麟（將著其瑜不必諱其瑕）皆剛愎傲上有好大飛揚之氣然胆畧

並優勇敢出羣實　國家之驍將也秀矜誇瑞麟沉鷙秀不拘細謹瑞麟凛于操持弗擁節旄二人俱弗肯已但瑞麟似較遠大耳閩安協左營遊擊朱文小心謹慎雖剛毅不足可當一面藩籬之寄汀州鎮左營遊擊王紹緒整飭營伍有輕裘緩帶之風福寧鎮右營遊擊郭祺老成練達海壇鎮左營遊擊謝希賢簡易果敢雖不無鹵莽之處要自瑕不掩瑜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曉暢軍務金門鎮右營遊擊薄有成質直嚴肅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壯猷沉厚漳浦

當

必撚髯曰知我也

確是定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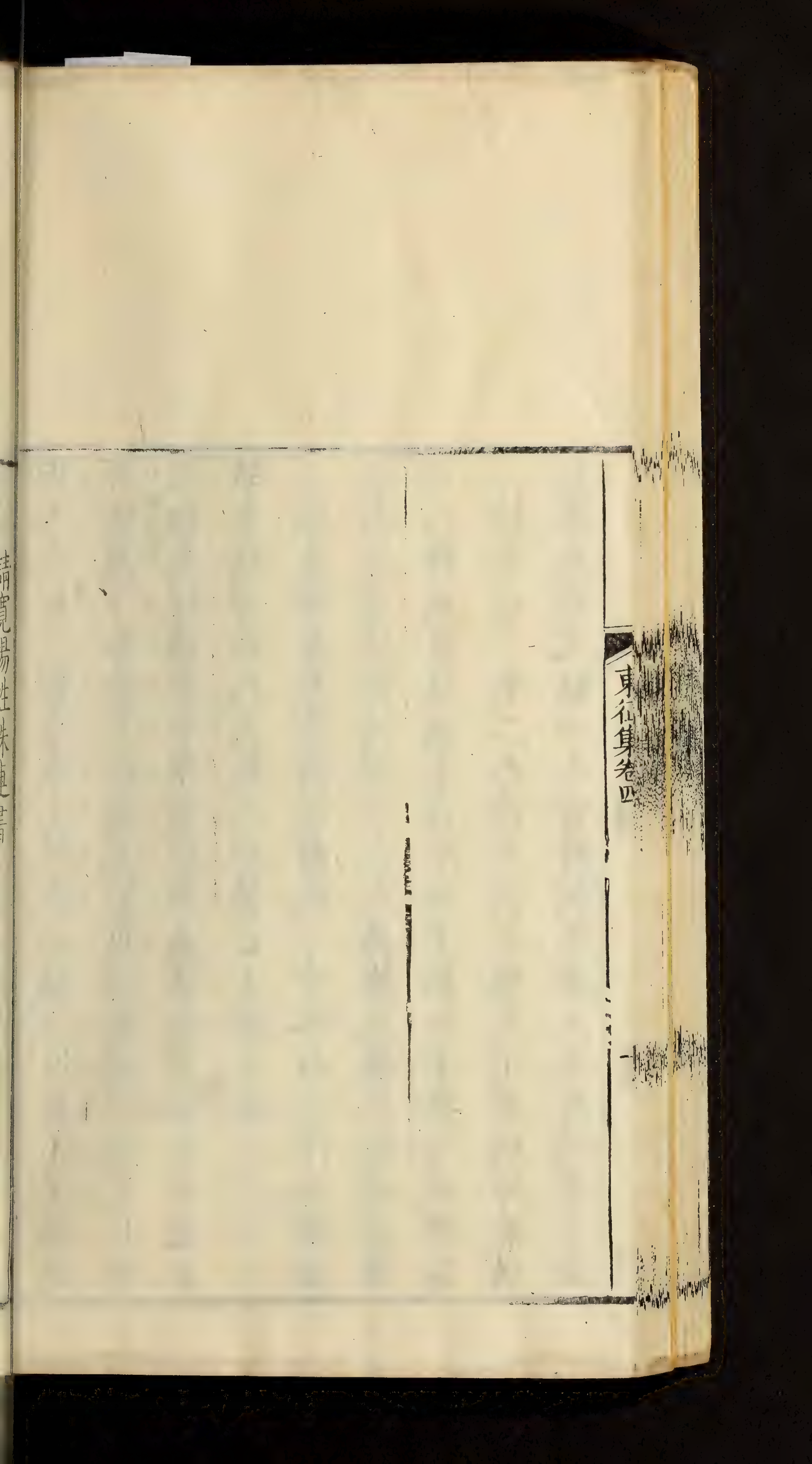
營守備蘇明良謙和謹飭烽火營守備蔡勇雄偉樸實與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剛勁端嚴諸人氣度似與偏裨稍別皆太平之良帥也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平臺首功且有抗守澎湖之大節人品將畧在軍前諸將以上提鎮之任靡所不宜將軍標右營遊擊魏天錫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係同胞兄弟皆奇諳水性能頂盔束甲游海面又能赤身入海底潛行一二百里如安平鎮至臺灣府水程五十里大猷天錫入海中潛行頃刻即至同安營守備葉應龍銅筋

（諸將皆）（許節鉞亦不差一二）（純全品諳直似）（天半孤峰）（奇人）（竟是）（水怪）

鐵骨刀棍不能傷以石擊其頭石反碎三人皆奇傑（此人更奇）卓犖非尋常將弁可比畀以封疆誰曰過分但魏天錫已病恐不及待節鉞耳千總董方胡廣李郡林君卿皆將帥才董方好大矜功恐未免為人所嫉胡廣勇銳英發李郡（今改姓王）厚重精明殊不可量林君卿（未弁）果敢質實罔憚勤勞四人皆志切上進不願以偏裨自擬雖（便許節鉞可謂巨眼）見居下弁勃勃有封疆之氣未可以名位微末少之其餘諸將所見未眞不敢强解大抵英才尚多昂昂千里廖嘐志氣自以為武苴頗牧欲取斗大繫肘後

固人人如一轍也或才雖庸而福則厚器不足而遇（此等人最多所以不可限）有餘天下事非可以意見測度亦在用之而已用然（料）後知長短惟執事權衡斟酌焉不揣冒昧憑臆臚列（精語）執事秘勿示人免衆人怨謗口舌則幸甚

征臺將弁甚多獨評論此二十人以二十人矯矯出衆可望節鉞則人才之盛極矣褒貶精嚴使諸人神氣躍躍紙上寫生妙手也○十年之內膺節鉞者已十有二人餘可拭目俟之出所料外者僅總兵齊元輔一人當時何不湊上全璧然亦不必



請寛楊姓株連書

伏讀憲檄林亨等一案飭捕南北餘孽及調遣水師兵丁策應具見去疾務盡苦衷但中間有于溝尾楊地方督責楊姓窩藏叛逆着落究出楊來將楊族俱遷內地原籍安置等語則職等竊有欲叅末議者溝（高唱說明見得此族非叛者）尾楊非他卽溝尾庄楊旭等一族是也楊旭楊石楊雄聚族倡義誘擒賊首朱一貴翁飛虎張阿三王玉全等方蒙賞賚又欲擢用數人補授弁職此族豈肯復萌異志窩頓楊來設使楊來未死亦必在內山深

處彼平居作賊害人况云竿首藁街豈敢復出優游（此論已透骨矣尚有何疑）里社此等奇貨誰能忘情欲洩忿者已多欲獻功者亦復不少而溝尾庄去諸羅邑治二十里當孔道之衝楊來母妹尚不敢安其居逃匿他所正月中旬正遍處緝拿楊來母妹之日而謂來安坐家中與陳法（此証更爲透骨）相見招集爲匪莫過而問有是理乎賊口鴟簧此類甚多雖不敢不信爲眞以密爲訪緝亦不可遽信爲眞以輕滋擾累從來亂賊激夥皆用此計必誣指良（道破奸人激亂心）民飛殃煽禍使黑白混淆無地逃生今日風傳欲拿（阱足令輕信者羞死）

某處明日風傳欲勦某村人心惶惑厭畏官府因有鋌而走險墜其奸謀此之不可不慮也溝尾庄楊姓數百人聚居已久室家婦子相安耕鑿今以莫須有之楊來之故遂令闔族遷徙（其實難堪）棄而田疇舍而廬舍是無罪有功之民流離失所（不啻痛哭）于堯天舜日之下作賊亦死不作賊亦死鳥窮則搏獸窮則鬬勢必臨以兵威將此數百人盡行誅滅而後可已（如此正墮）竊恐誅滅此庄他庄又懼誅滅（奸計）以訛傳訛將安所屆刻下三林、竹仔脚兩案大盜未能悉數擒獲埔姜林、水沙連、大湖、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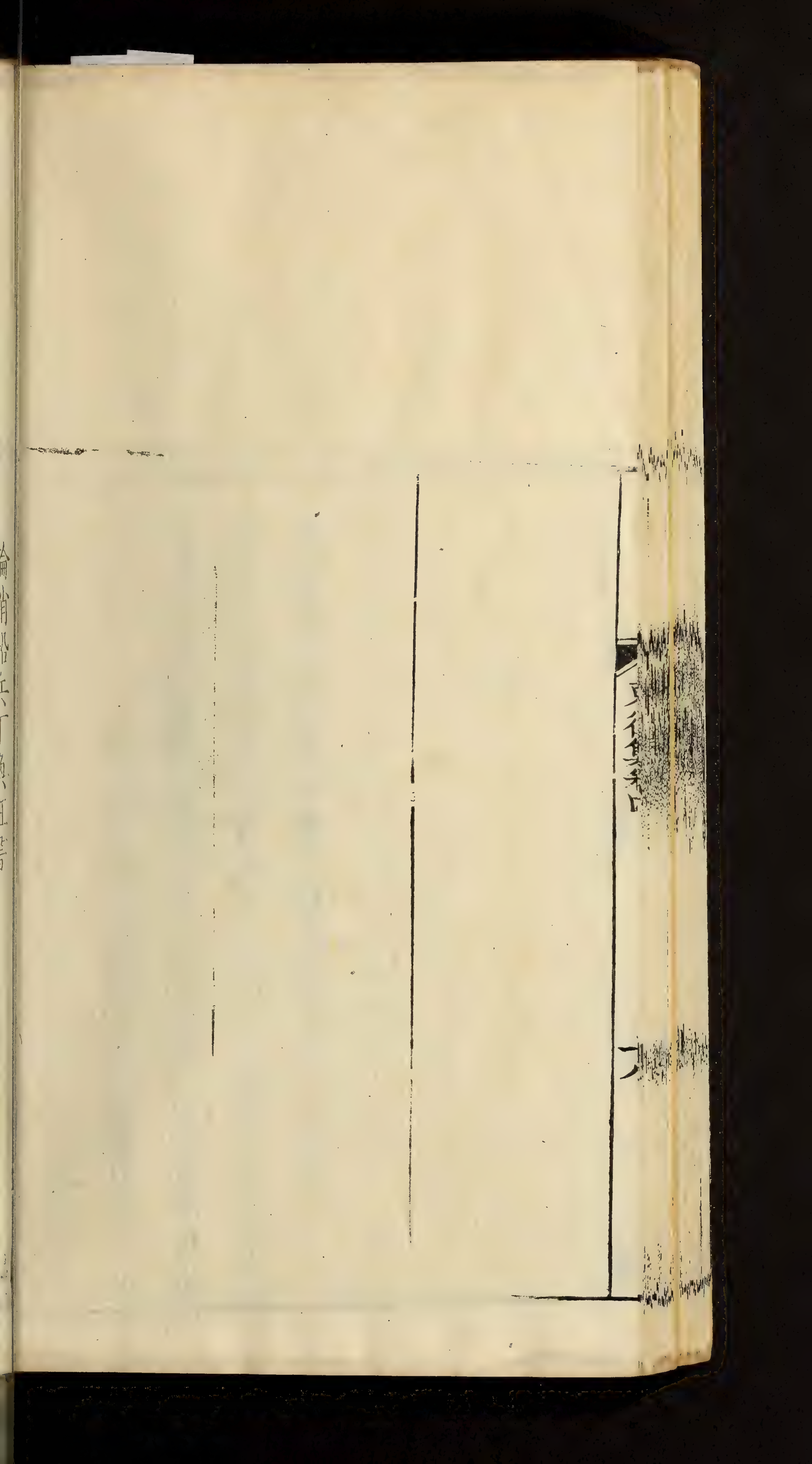
山後諸說正在傳疑未能徹底廓清鎮靜密訪則以次就縛如捕雞豚發擿過急則驚疑四起必生他變職等受恩深厚不敢不竭狂瞽之言惟祈垂諒採納以安全臺人心裨益非淺鮮耳職雖庸駑然於地方之事日夜廢寢忘餐並無寧刻深山窮谷開闢以來人跡不到之地尚欲以番通番深入搜求冀得擒獲逸賊淨盡根株況在郊關之內通衢大道之中苟眞有窩匿楊來及王忠等類之處斷無敢掩耳閉目聽其安然自在致費憲心遠慮之理伏惟察照俯賜中

卓論可垂不刊

此等苦心尚不見諒古人所以負歎長嘆也

止地方幸甚

原情按事審勢度理無一不周天下豈有寃民乎最愛其不識諱忌欲言則言侃侃烈烈淋漓痛快所以能救楊氏一族者在此若瞻顧囁嚅則不能動聽楊禍烈矣一讀一擊節摩挲不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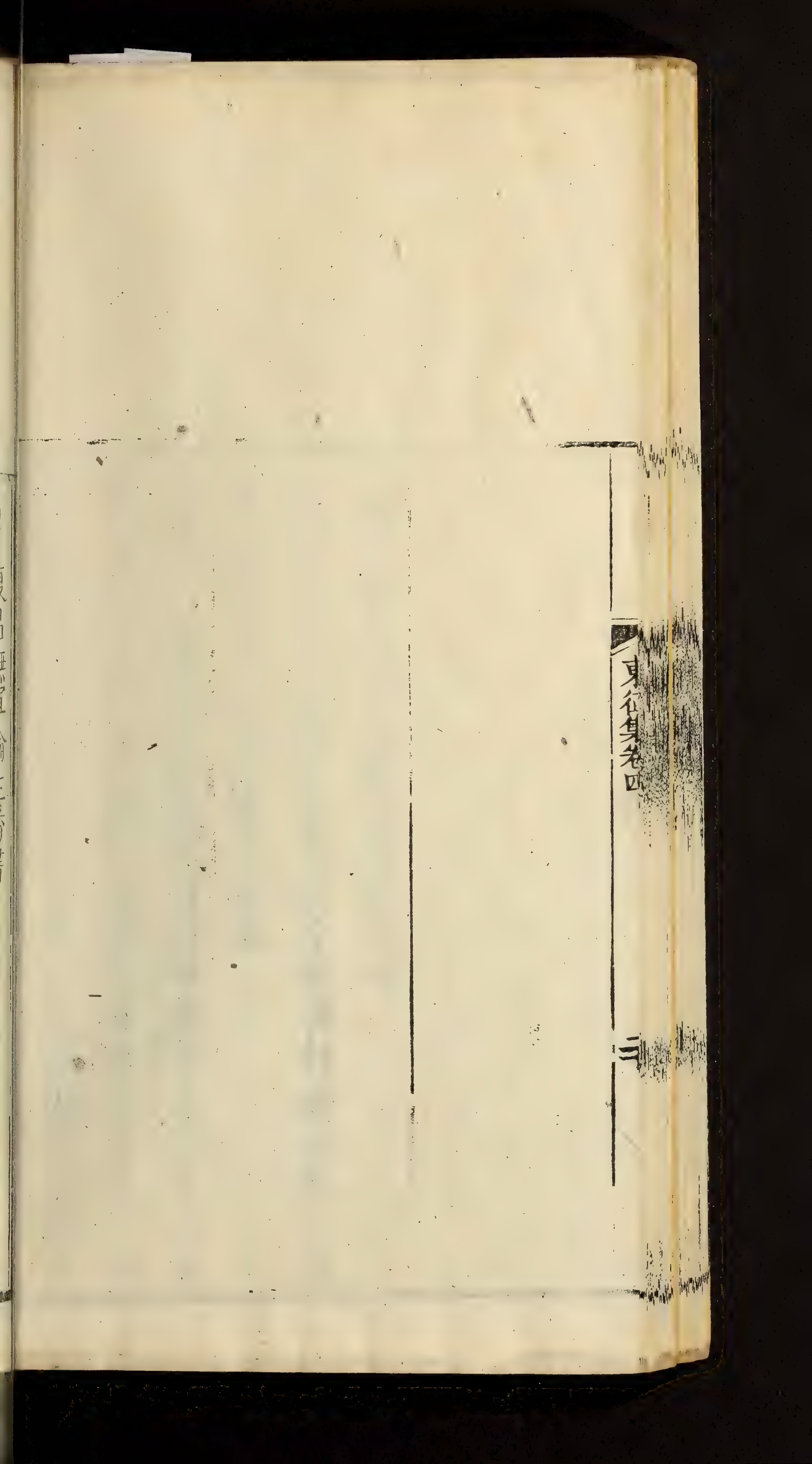
論哨船兵丁換班書

臺澎水師換班之兵自當悉數遣發不使私留一人

諭旨當遵憲令亦不敢違也但哨船中舵繚斗椗各（船中要緊）兵則有不可更易者蓋闔船性命關係數人之手而臺澎洋面橫截兩重潮流迅急島澳叢雜暗礁淺沙（橫洋利害）處處險惡與內地迥然不同非二十分熟悉諳練夫寧易以駕駛哉內地所來換班之兵雖曉水務畢竟礁脉生疎不可倚賴而習熟可賴之舵工水手則內（此亦常情）地水師各營俱欲留以自用誰肯舍已讓人縱令換

班于遠勢必以疎劣嘗試苟且塞責以　朝廷戰艦
官兵供斯人美錦學製之具希圖徼幸于萬一蓋亦（危甚）
危矣幸得苟安無事以庶幾港道漸熟瞬息三年瓜（更易之弊如此）
期又至終不能長有此人一不幸而中流風烈操縱失
宜頃刻之間不在浙之東廣之南則扶桑天外一往
不可復返即使收入臺港礁線相迎不知趨避衝磕
一聲奮飛無翼以　朝廷戰艦官兵斷送于換班舵（傷心）
繚之手是良法美意適以傾人性命斯亦　當宁所（沈痛）
惻然傷心不忍聽聞者也夫事有經權法有通變與（留刀直入不是閒論）

其悔之於後何如慎之於初執事經濟宏深忠誠爲
國不識尚有轉圜之機可於此中畧爲籌畫否上則
繕疏入　告次則設法酌留依阿隱忍坐觀其儆諒
○冷○氷○直○澆○冬○烘○背○
高明必不出此惟執事留意焉
是非利害之故言之痛切令閱者神悚心開不敢
輕談更張事保全人性命不少



復呂撫軍論生番書

望後二日接讀教言惓惓地方心焉識之臺中奸宄變幻百出雖厚集儼臨尚恐不足鎮壓邪心若移鎮澎島往來巡視謂可安靖地方則仰賴（善於立言）聖天子威靈士民福命外此全無可恃之處也生番殺人臺中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箐如鳥獸猿猴撫之不能勦之不忍則亦末如之何矣（舍勦撫二字再無他法）惟有于出沒要隘必經之途遊巡設伏大張砲火虛示吾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所謂不攻疾而務）然此皆由于地廣人

養氣氣宜病夫之義也

稀不闢不聚之故非因侵擾而然蓋生番所行之處

知番性則知所

必林木叢茂荊榛蕪穢可以藏身遇田園平埔則縮

以處之之方

首而返不敢走過其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

髑髏以金誇耀其衆衆遂推爲雄長野性固然與民

人墾畝採樵生釁全無干涉亦無熟番仇殺推諉生

番之事某已准提軍咨移特遣前營林遊擊帶兵百

人前往會同營縣設法防閑或可稍爲斂戢究未有

數語是馴番秘論

長策也然則將何以治之曰以殺止殺以番和番征

之使畏撫之使順闢其土而聚我民焉害將自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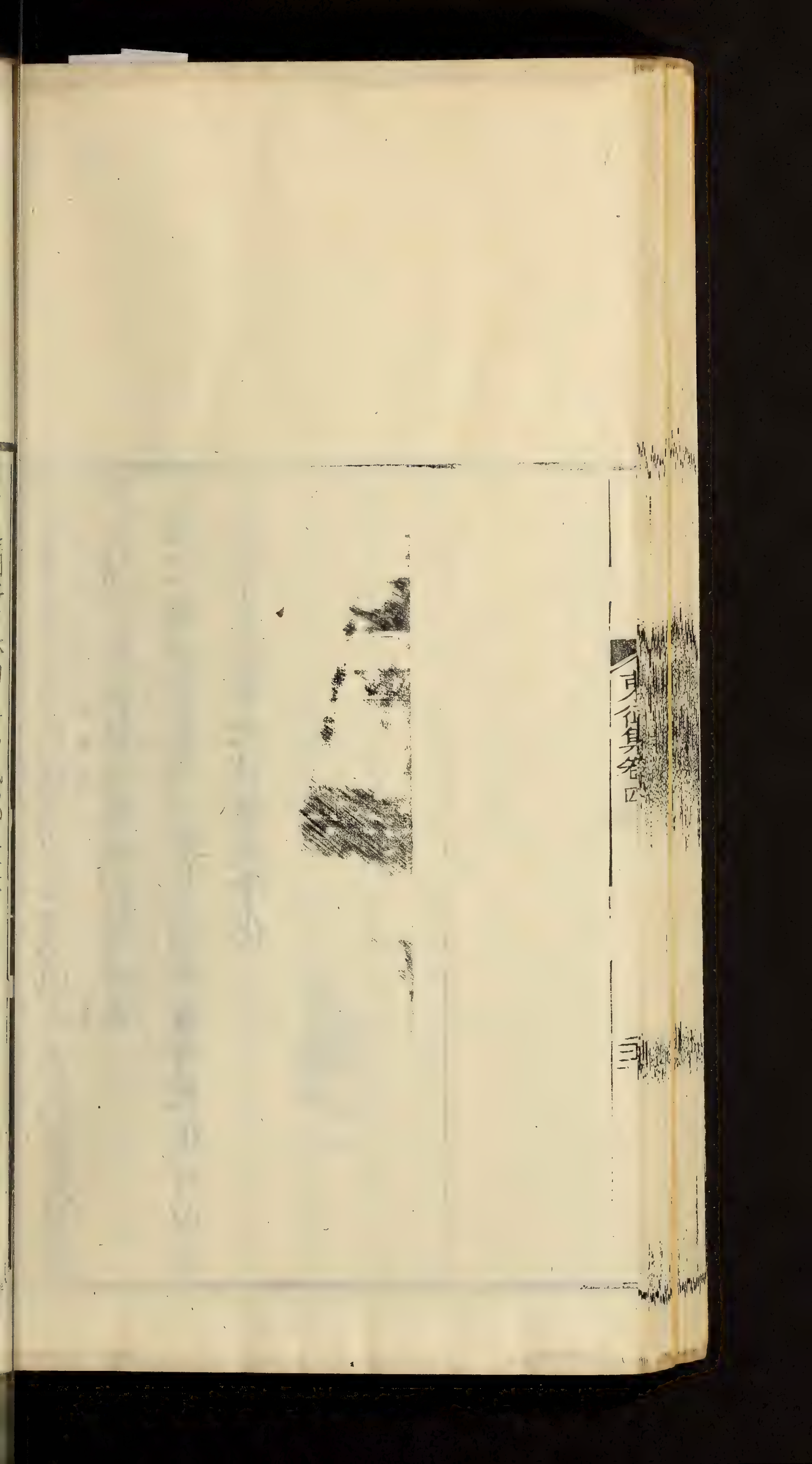
之生番化熟又久之為户口貢賦之區矣但畫界遷

（制府經濟○未知之何）

番之議方起此說且存而勿論可也

威之使畏然後可以施恩制之有方然後可以嚮

化千古馭番之法無過于化



請行保甲責成鄉長書

○直○敘○有○樸○茂○之○意○

臺疆遼闊已極臺民不馴特甚皆內地作奸犯科逋逃萃止豺心鼠性隨處欲張邇者北路地方竊刧頻聞涓涓之勢漸不可長苦防汛照管不周真有顧此遺彼之患兼班兵自遠新來良匪情形路徑要害皆生疎弗能熟悉延建汀邵福興福寧兵丁音語不同不能細偵密訪如枘鑿方員之不相入卽有二千協防尚不足供措置況又有掣回之憂茫茫千里星星塘汛勿論移鎮澎湖必致覆餗卽駐臺亦難高枕而

○地○廣○兵○單○實○為○可○慮○

卧也某夙夜兢兢惟恐有辜
朝廷付託之重負知己培植之恩實切悚惶所望二
三賢能文職振奮精神以實心行保甲之實政家家
户户自爲清革使盜賊無自而生聯絡聲援守望相
助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使盜賊無
托足之地雖不設立官兵亦何不可但今保甲之法
久已視爲具文虛應故事莫肯實心料理而署事各
官又皆有五日京兆推諉後人之意眞末如之何也
團練鄉兵亦是靖盜一法憲臺以其亂後强悍成性

欲仁漸義摩納之禮讓之中誠爲移風易俗要道但今盜賊衆多不可不先爲剔刮鄙人愚見以爲作賊（洞悉民情直截痛快）可以欺官不可欺民能避巡兵不能避鄉里莫若因其勢而防範之就各縣各鄉僉舉一幹練勤謹有身家顧惜廉恥之人使爲鄉長就其所轄數鄉家喻户曉聯守望相助之心給之遊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此法王新建嘗行之）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左右各家齊出救援堵截各處要口務必協力擒獲又設大鄉總一二人統轄各鄉長督率稽查專其責成鄉長有生事擾民縱容奸

匪緝捕不力救護不齊等弊大鄉總稽察報查如有失察一體同罪是雖無鄉兵之名而衆志成城不啻有鄉兵之實今擬臺灣中路設鄉長六名南路鳳山設鄉長八名每縣各立大鄉總一名統轄之北路諸羅設鄉長十二名立大鄉總二名分轄之每鄉長一名准給養遊兵四名大鄉總一名給外委千把總銜劄以榮其身准養遊兵十名其遊兵名糧每月銀一兩米三斗就官庄內支給以爲贍養之資計三縣遊兵一百四十四名每月支銀二百四十四兩米四十

如此却是王政

三石二斗三縣鄉長共二十六名大鄉總四名應給養廉多少憲臺酌量定奪伊等工食既皆仰給于官（亦可當做添兵）則與官兵一例文武均行約束調遣無敢不從凡地方有竊刦盜賊就各鄉長跟要限期緝獲解官究處（責成極好）初限不獲拘遊兵比責再限不獲鄉長罰月糧工食戴罪圖功三限不獲拘鄉長正身重懲大鄉總記大過一次凡盜賊不能緝獲至三次者鄉長責革大鄉總追銷外委職牌以示懲勸雖月糧似覺傷重但爲地方之利自不得顧惜小費欲行節省則每名每月

銀七錢五錢亦可米三斗不易也無月糧則彼將生事擾民以爲食非徒無益爲害更大且天下亦無枵腹而爲人辦事之理必有資其養廉方可責以清操大鄉總能幹練辦公勤謹三年無過犯有綏靖地方實蹟量行擢用以示鼓勵其庸陋無知總爲地方念切

必然之勢

體貼人情

廷議既不肯添兵不得已而思以人治人之道任用得人便可不勞而理不知憲臺以爲何如也

極妙

雖不得已之計其法實本之管子而文之切近精實亦似之

請權行團練書

凡事有經有權似當隨時變通難膠一定曩讀憲檄安輯地方事宜有團練鄉勇在臺地萬不可行宜興保甲之法以鄉約義學柔和其心性此誠移風易俗要道某拳拳服膺日勸文職實力作興之矣但臺民錮蔽已深犯亂成習一時未能悉化每有亡命之徒時作死灰復燃之想邇者林亨李咸陳法等倡亂于南顏煙招誘山際餘孽鼓煽于北雖經次第就擒奸謀潰敗搜捕山窩掃清逋藪不意三林地方復有焚

是急則治標之義

當先去疾而後言

調養

汛奪舟之變隨遣舟師出洋多方追緝復發陸兵前往三林協防以壯聲勢乃初九夜竹仔脚地方復有賊殺塘兵之事（如此情形豈是修文時候）據守備劉錫報稱風聞奸匪百人旗幟甚多又諸羅令稟摺稱賊夥在八槳溪小溪洲拜旗而行搶殺塘汛某一面調遣官兵圍搜堵截勦捕一面差人密訪則竹仔脚塘人烟聚集左右共數百家（可疑）去歲杜君英過此尚須向民假道決非小賊所敢輕造之區（更可疑）而汛塘左右店舖布疋貨物並無搶奪一件亦無戕傷一人獨殺兵丁可疑殊甚旗幟多人之

說止據本庄如此傳聞詢之他社皆云未見此可知賊不在遠也（一語破的）果有聚衆拜旗搶殺塘汛則放肆披猖非同小可此等作何聚集從何而來鄉民豈無知覺（何辭以對）並不先事首報及戕塘兵亦無庄鄰救護卽曰寅夜衆寡不敵獨不可尾追蹤跡窺伺去處以報官兵擒捕此可知人心渙散之故也（正因無團練之故是以人心渙散）夫作賊難欺鄉里况嘯聚殺人是何等事所以不敢首報不敢救護者皆畏獲戾盜賊暮夜尋仇或如塘兵見殺或以茅舍供賊人之一炬是以坐視恣行莫懷守望相助之心未經

約束團練勢孤心怯之故也臺地二千餘里卽如去歲憲議添設營汛尚虞地廣兵單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本旨當時部議實欠斟酌）乃兵不增而反減營不增而反裁較之未亂之先單弱更甚可不爲寒心乎今郡治雖有協防兵三千人足供調遣然計南路下淡水岡山分去四百有奇北路下加冬半線又分去四百近者遊擊林秀都司閆威署把總林時葉張天寶陳雲奇先後帶兵協防北路又分去六百有奇在郡所存防兵及裁營候補之衆不過千人經制各營又多分守汛地存營無

幾府治關係重大未可遂云兵力有餘也（實可寒心）其不敏以爲當今之時宜急訓練鄉壯聯絡村社以補兵防之（兵單不得不然）所不周家家户户無事皆農有事皆兵使盜賊無容身之地所謂急則治其標不可須臾緩者也星星之火或致燎原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時添兵不可增（幾于痛哭）營不可坐觀其敝後悔何及（流涕）鄙人不識時務權爲擅專會商道府檄縣暫行聯絡鄉壯之法以固人心早晥逸賊盡獲地方大定卽爲撤去仍行鄉約化導設義學以敎誨之不知憲臺以爲何如重洋遠隔請示

維艱總爲奠安疆圉起見許我罪我均罔敢辭

民怯兵單不得不行團練拘牽文義必誤地方非

丈夫所爲也辯詰處如見宵匪肺肝殷憂處直欲

痛哭流涕此公忠爲　國之文不得以詞氣激烈

少之

